

论小品文

牛马 编著

中国计量出版社

论小品文

牛马 编著

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书 号: ISBN 7 - 5371 - 2029 - 2

版权所有: 烨子工作室

类 别: 政治 - 科学管理

出版时间: 2004 - 06 - 02

字 数: 25 万字

内容提要:

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 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 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 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 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 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 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我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 并不是读书, 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 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BEIDAXIAOPIN	目 录
论小品文	

第一辑 清新的小品文字

清新的小品文字	郁达夫 3
小品文杂感	郁达夫 6
论小品文	朱光潜 8
随感录(上)	朱光潜 15
随感录(下)	朱光潜 21

第二辑 读书的艺术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选四)	刘复 29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刘复 31
艺术家的午睡	郁达夫 37
说食色与欲	郁达夫 39
读书的艺术	林和乐 42
买书	叶公超 51

第三辑 谈吃饭的功用

我买牙刷	林语堂 57
------------	--------

论小品文

我不穿西装 岂青 62

我爱鸟而恶狗 宰予 67

海外钓鱼 林语堂 73

论树与石 林语堂 78

论花与花的布署 萨天师 88

馋 梁实秋 95

衣裳 梁治华 99

谈吃饭的功用 叶公超 103

第四辑 尘世乃唯一的天堂

睡病颂 郁达夫 109

男人 梁实秋 111

女人 子佳 114

尘世乃唯一的天堂 林语堂 118

快乐的问题 林和乐 122

五味 汪曾祺 126

扑蝴蝶 叶公超 131

门 叶公超 134

第五辑 吸烟与文化

我的戒烟 林语堂 141

谈抽烟 朱自清 146

吸烟 梁实秋 149

烟 吴组缃 153

吸烟与文化 徐志摩 160

第六辑 寻常茶话

喝茶 周作人 167

喝茶 鲁迅 171

喝茶 梁实秋 173

茶与交友 林语堂 177

泡茶馆 汪曾祺 185

寻常茶话 汪曾祺 194

北京的茶食 周遐寿 200

第七辑 谈酒

谈酒 岂明 205

吃酒的本领 周作人 209

我的酒友 药堂 211

饮酒 梁实秋 213

菱角 周作人 217

南北的点心 苦雨 220

第八辑 红楼内外

“北大老” 朱海涛 229

三沈二马 周作人 233

马神庙·译学馆·汉花园 吴相湘 242

红楼一角 谢兴尧 248

红楼内外 周作人 259

北京大学校旗图说 蔡元培 282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柳存仁 285

沙滩子神庙 谢兴尧 291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徐 301

“北大河” 刘复 305

记译学馆 陈诒先 311

七年北大(节选) 李书华 316

郁达夫

周作人先生,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诚为卓见。可惜清朝馆阁诸公,门户之见太深,自清初以迄近代,排斥公安竟陵诗体,不遗余力,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都随诗而淹没了。

近来翻阅笔记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于卷四第七节中见有这么的一段,先把它抄在下面: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花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敬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麝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啜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仗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两月印前溪矣。”

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远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近如冒辟疆的《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史梧冈的《西青散记》之类,都是如此。日本明治末年有一派所谓写生文体,也是近于这一种的体裁,其源出于俳人的散文记事,而以俳圣芭蕉的记行文《奥之细道》一篇,为其正宗的典则。现在这些人大半都已经过去了。只有斋藤茂吉柳田国男阿部次郎等,时时还在发表些这种清新微妙的记行记事的文章。

英国的 Essay 气味原也和这些近似得很,但究因东西洋民族的气质人种不同,虽然是一样的小品文字,内容可终不免有点儿歧异。我总觉得西洋的 Essay 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 Philosophising 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说到了英国,我尤其不得不提一提那位薄命诗人 Alexander Smith(1830—1867),他们的一派所谓 Spasmodic School 的诗体,与司密斯的一卷名 Dreamthorp(亦名《村落里写就的文章》)的小品散文,简直和公安竟陵的格调是异曲同工的作品,不过公安竟陵派的人才多了一点,在中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迹,而英国的 Spasmodic School 却只如烟火似的放耀了一次罢了。

原来小品文字之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细密的描写,若不慎加选择,巨细兼收,则清字就谈不上了。修辞学上所说的 Trivialism 的缺点,就系指此。既细且清,则又须看这描写的真切不真切了。中国旧诗词里所说的以景述情,缘情叙景等诀窍,也就在这些地方。譬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完全是叙景,但是景中却富有着不断之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主意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看

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写起来,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的所意想那么的简洁周至。倒如《西青散记》卷三里的一节记事: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独行山梁,采花嚼之,作《蝶恋花词》云……(词略)。童子刈刍,翕然投镰而笑曰,吾家蔷薇开矣,盍往观乎?随之至其家,老妇方据盆浴鸡卵,婴儿裸背伏地观之。庭无杂花,止蔷薇一架。风吹花片堕阶上,鸡雏数枚争啄之,啾啾然。”

只仅仅几十个字,看看真觉得平淡无奇,但它的细致,生动的地方,却很不容易学得。曾记年幼的时候,学作古文,一位老塾师教我们说:“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我觉得写小品文字,欲写得清新动人,也可以应用这一句话。

小品文杂感

郁达夫

太白社征文,以对于漫画及小品文的感想为题,漫画我不大懂得,并且看出看得不多,不敢乱说,所以只谈谈小品文。

关于小品文的定义,作法,分析之类,大约市场上这一种书,总已经出得很多了,此地可以不必赘说。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国,小品文还不算流行,所以将来若到了国民经济充裕,社会政治澄清,一般教育进步的时候,恐怕小品文的产量还要增加,功效还要扩大。

现在中国的小品文,大家都以美国法国的 Essays 为指归,范围觉得太狭一点。就是讨论政治,宣传主义,小品文何尝是不可以用的一种工具?

至于清谈小品文,幽默的小品文,原是以以前的小品文的正宗,若专做这类的小品文,而不去另外开拓新的途径,怕结果又要变成硬化,机械化,此路是不通的。但是小品文存在一天,这一种小品文也决不会消灭。清谈,闲适,与幽默,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譬如前人的闲适者坐轿子,今人的闲适者坐黄包车之类。

北大百年讲堂

日本漱石及子规的门弟子之中,有一派从俳句出身的文人,专想以小品文的笔调来写小说,成绩也很有可观。像高滨虚子,长冢节他们几个人的作品,我到现在还时时在翻读,可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作家出现。不久的将来,我想这一种小说,中国也将逐渐产生出来的无疑。

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

——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

朱光潜

徐先生:

承你两次赐信,嘱为《天地人》写一点稿子,想来想去,找不到一个合式的题目。我近来因为讲一门关于艺术和诗的理论的功课,研究一些陈腐干燥的问题,动笔一写,就是经院气十足的长篇大论。这种文章理应和一般油印的讲义享受同样的命运,我虽然敢拿它来献丑,恐怕读者也还是以看油印讲义的心情对待它。这种心情你知道也许比我更清楚,用不着说。我常觉得文章只有三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第一种包含诗和大部分文学,它自然也有听众,但是作者用意第一是要发泄自己心中所不能发泄的,这就是劳伦斯所说的“为我自己而艺术”。这一类的文章永远是真诚朴素的。第二种包含书信和对话,这是向知心的朋友说的话,你知道我,我知道你,用不着客气,也用不着装腔作势,象法文中一个成语所说的“在咱们俩中间”(entre nous)。这一类文章的好处是家常而亲切。第三种包含一切公文讲义宣言以至于《治安策》《贾谊论》之类,作者的用意第一是劝服别人,甚至于在别人面前卖弄自己。他原来要向一切人说话,结果是向虚空说话,没有一个听者觉得话是向他自己说的。这一类的文章有时虽然也有它的实用,但是很难使人得到心灵默契的乐趣。这三种文章之中,第一种我爱读而不能写,第三种我因为要编讲义,几乎每天都在写,但是我心里实在是厌恶它,第二种是唯一的使我感觉到写作乐趣的文章。我的最得意的文章是情书,其次就是写给朋友说心里话的家常信。在这些书信里面,我心里怎样想,手里便怎样写,吐肚子直书,不怕第三人听见,不计较收信人说我写得好,或是骂我写得坏,因为我知道他,他知道我,这对于我是最痛快的事。

徐先生,我说了这一番话,只是要向你告罪,我没有替你写篇文章,只写这封信给你来代替。上面的帽子太长了,反正我在写信,一写就写出许多废话,你如果嫌啰嗦,也是你自惹的。我和你似乎还没有见过面,但是你既写信给我,我既写信给你,我就要向你要求通信人所应有的相互的亲密和自由,容许我直说!容许我乱说!信既写给你,就是你的所有品,前面虽注明“公开”字样,你公开与否,那也完全是你的事。

你主编的《天地人》还没有出世,我不知道它的性质如何。你允许我们把它弄得比《人间世》较少年。这叫我想起《人间世》以及和《人间世》一模一样的《宇宙风》。你和这两个刊物的关系似乎都很深。《天地人》虽然比它们“较少年”,是否也还是它们的姐妹?《人间世》和《宇宙风》里面有许多我爱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如果再添上一个和它们同性质的刊

北大小品

物,恐怕成功也只是锦上添花,坏就不免画蛇添足了。

《人间世》和《宇宙风》所提倡的是小品文,尤其是明末的小品文。别人的印象我不知道,问我自己的良心,说句老实话,我对于许多聪明人大吹大擂所护送出来的小品文实在看腻了。我在《人间世》里也忝在特约撰述人之例,它和《宇宙风》的执笔者大半是我敬仰的朋友们,如果我对于他们表示不满,徐先生,你知道,我决不是一个恶意的批评者。我们要知道怎样爱护一个朋友,使他在脑子里常留一个好印象;我们也要知道怎样爱护一样爱吃的菜或爱玩的东西,别让我们觉得它腻,因而生反感。我的老妈子看见我欢喜吃菠菜,天天给菠菜我吃,结果使我一见到菠菜就生厌。《人间世》和《宇宙风》已经把小品文的趣味加以普遍化了,让我们歇歇口胃吧。

我从前颇爱看康南海的字,后来看到许多人模仿康南海写的字,皮貌未尝不像,但是总觉得它有些俗滥,因此我现在对于康南海字的情感也淡薄了许多。我对于晚明小品文也有同样的感觉,它自身本很新鲜,经许多人一模仿,就成为一种滥调了。我始终相信在艺术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如果自己没有独到,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固无不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做,则似乎大可不必。中国人讲艺术的通病向来是在创造假古董。扬雄生在汉朝,偏要学周朝人说话,韩愈生在唐朝,偏要学汉朝人说话,归有光生在明朝,方苞生在清朝,偏都要学汉唐人说话。“古文”为世诟病,就因为它是假古董,我们生在二十世纪,硬要大吹大擂地捧晚明小品文,不是和归有光、方苞之流讲“古文”的人们同是闹制造假古董的把戏吗?归方派古文家和现在晚明小品文的信徒都极力向“雅”字方面做,他们所做到的只是“雅得俗不可耐”。要雅须是生来就雅,学雅总是不脱俗。嵇康谈忍小便的话不失其为雅,因为它是至性流露的话,一般吟风弄月的话学雅而落俗套,因为它是无个性的浮腔滥调。西施有心病捧心而颦,自是一种美风姿;东施无心病而捧心效颦,适足见其丑拙。制造假古董,无论它所标的时代是汉唐或是晚明,都不免使人生捧心效颦之感。

我并不敢菲薄晚明小品文,但是平心而论,我实在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胜过别朝的小品文的地方,我觉得《檀弓》、《韩诗外传》、《史记》的列传、《世说新语》以及《汉魏丛书》里面许多作品也各别有风趣,我尤其不相信袁中郎的杂记比得上柳子厚,书信比得上苏东坡。我并不反对少数人特别嗜好晚明小品文,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我反对这少数人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无论是个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晚明式的小品文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文章正轨”在此,恐怕要误尽天下苍生。专拿一个时代的风格做艺术的最高理想,这在中国也是自古有之。李梦阳、何景明之流拼命学唐诗,清末江西派诗人拼命学宋诗,他们的成绩何如呢?

“小品文”向来没有定义,有人说它相当于西方的 essay。这个字的原义是“尝试”,或许较恰当的译名是“试笔”,凡是一时兴到,偶书所见的文字都可以叫做“试笔”。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抒写情趣,也有时是叙述故事。中文的“小品文”似乎义涵较广。凡是篇幅较短,性质不甚严重,起于一时兴会的文字似乎都属于小品文,所以书信游记书序语录以至于杂感都包含在内。如果照这样看,中国书属于“集”部的散文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小品文。从汉朝以后,中国文人大部分都在这种小品文上面做工夫。现在一般人特别推尊小品文,也可以说是沿袭中国数千年来的一种旧风尚。这种旧风尚实在暴露中国文学的一个大缺点,就是缺乏伟大艺术所应有的“坚持的努力”。我并非说作品的价值大小完全可以篇幅长短为准。但是拿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相较,相差最远的是大部头的著作,这是无可讳言的。写一部《红楼梦》比写一篇《杜秋娘传》,写一部《西厢记》比写一篇《会真记》,都需要较大的“坚持的努力”,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中国文人没有多创造类似《红楼梦》《西厢记》之类的长篇大作,原因固然很多,我以为其中之一就是太看重

小品文。他们的精力大部分在小品文中消磨去了,所以不能作较大的企图。现在我们的新兴文艺刚展开翅膀作高飞远举的准备,我们又回到旧风尚去推尊小品文,在区区看来,窃期期以为不可。

现在一般文人偏向小品文,小品文又偏向“幽默”一条路走。小品文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幽默本身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相信幽默要有一个分寸,把这个分寸辨别恰到好处,却是一件极难的事。说高一点,陶潜和杜甫有他们的幽默,说低一点,平津说相声的焦德海和他们的同行也有他们的幽默。现在一般小品文的幽默究竟近于哪一个极端呢?滥调的小品文和低级的幽默合在一起,你想世间有比这更坏的东西么?极上品的幽默和最“高度的严肃”往往携手并行;要想一个伟大的文学产生,我们必须有“高度的严肃”,我们的小品文的幽默是否伴有这种“高度的严肃”呢?我理想中的中国文学刊物是和英国的 London Mercury 与 Criterion 及法国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 相类似的,但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文学刊物每使我联想到 Punch 和 John O'London 之类的杂志。徐先生,如果你明白我心里的怅惘和忧虑,你也许能原谅我向你叨叨不休地表白一种愚拙的希望吧?

徐先生,你是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者,你知道,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这是否是一个好现象,我不敢断定。我所敢断定的你们编辑者实在负有一种极重大的责任。你们的听众,在这文盲遍地的中国,也往往有几十万人之多,你们是青年所敬仰的先进作者,你们的笔杆略一摇动,就有许多人跟着你们想,读你们所爱读的书,做你们所爱做的文章,你们是开导风气者。但是,徐先生,在一个无判别抉择力的群众中开导风气,有它的功劳,也有它的危险。你们高唱小品文,别人就会忘记小品文以外还有较重大的文学事业;你们高唱晚明小品文,别人就会忘记晚明以外的小品文也还值得一读。自然,小品文也是文学中的一格,晚明小品文也是小品文中的一格,都有存在的价值,你们欢喜它,是你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把它鼓吹成为风气,这就怕不免有所忧惧的危险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徐先生,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警告!

北平仍在罢课期中,闲时气闷得很,我到东安市场书摊上闲逛,看见“八折九扣”的书中《袁中郎全集》和《秋水轩尺牍》《鸿雪因缘》之类的书籍摆在一块,招邀许多青年男女的好奇视线。你们编辑的刊物和“晚明小品”之类的书籍也就在隔壁,虽然是封面装璜比较来得精致一些。我回头听到未来大难中的神号鬼哭,猛然深深地觉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徐先生,你允许我们使《天地人》比较少年,你知道我多么热烈地希望你能实践这个允许啊!

随感录(上)

——小品文略谈之二

朱光潜

依心理学的分析,人类心思的运用大约取两种方式:一是推证的,分析的,循逻辑的方式,由事实归纳成原理,或是由原理演绎成个别结论,如拨茧抽丝,如堆砖架屋,层次线索,井井有条;一是直悟的,对于人生世相涵泳已深,不劳推理而一旦豁然有所彻悟,如灵光一现,如伏泉暴涌,虽不必有逻辑的层次线索,而厘然有当于人心,使人不能否认为真理。这分别相当于印度因明家所说的比量与现量,也相当于科学与艺术。“言为心声”,文学作品中也可以见出同样的分别。有一类文章是“想”出来的,有一类文章是“悟”出来的,“想”由于人力,“悟”由于天机。本来得之于“想”的就可以“想”去了解,把文章的脉络线索理清楚了,意思也就自然清楚;本来得之于“悟”的就必以“悟”去了解。“悟”须凭经验涵养的印证,工夫没有到那步田地,丝毫也不能强求,所以“悟”的文章对于莫明其妙的人们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禅宗语录是最显著的例。

就大体说,随感录这一类文章是属于“悟”的。它没有系统,没有方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随时记录,意到笔随,意完笔止,片言零语如群星罗布,各各自放光彩。由于中国人的思想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长于直悟而短于推证,中国许多散文作品就体裁说,大半属于随感录。《论语》可以说是这类作品的典型,随便举几节为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是夫,不舍昼夜。”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山梁雌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子曰:“时哉时哉!”

这类文章大半文词极简洁而意味隽永,耐人反复玩索。虽是零碎的记载,各自独立,而结集起来全盘看去,仍有一个一贯的生命,因为每句话都表现作者的人格,许多零碎的话借作者的混整的人格贯串起来,终成一个整体,虽杂而却不至于乱。既是随感,题材便不必一致,或记人事,或谈哲理,或评人物,或论文艺,无所施而不可。中国许多著作都多少有随感录的性质。经部如《易》卦彖象辞,《曲礼》《檀弓》,《春秋》记言;子部如《老子》,韩非《说林》,《韩诗外传》,《晏子春秋》,刘向《说苑》;

集部如杂说杂记笔记语录诗话之类有许多都是一时兴到之作。《论语》以后,取随感录的体裁而最成功的当然要推《世说新语》。这部书尽管是摭拾史乘,尽管是分类记录,而每条都可以独立自成一个新天地,如清泉秋潭,印心照眼,令人悠然起遐想。许多宏篇巨制,经作者精心结构,经我们读者仔细揣摩过的,往往只是一种功课,境过即忘;而这类零星感想却凭它们的简单而深刻,平易而微妙的力量渗入我们的肺腑,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漫不经心的时会,突然在我们心里开花放光,令我们默契欣喜,这是随感录这一类文章的妙用。

西方思想本长于推证与分析,所以西方文学大半以结构擅长。讲结构不能不穷究本原,寻溯变化,推判终极,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所以特申文艺作品要有头有尾有中段,那个似平凡而却紧要的教训。头尾全具,变化毕陈,篇幅就不能不延长,所以西方著作无论是哲学科学或是文学的,大半有两大特色:第一是篇幅长,其次是条理清楚。像一座建筑,它有一个架子,柱梁墙壁,门窗户扇,架得起也拆得开,令人望之一目了然,古代的史诗,近代的小说以及哲学科学名著都是如此。所以随感录这一类文章不能算是西方人的本色当行,但是西方心智的发展毕竟是多方面的。在思想方面,从古到今,直悟的综合的方式也并非没有卓越的代表人物。因此,随感录这一类文章还是有悠久的渊源与广泛的应用。如果把它们集结起来,成就也颇可观。

随感录在西方文中有许多名称,有时是“格言”(maxims),有时是“隽语”(epigrams),最早见而到现在还习惯用的是 aphorisms,意谓“简隽的断语”。这一种作品大半是判而不证,以简短隽永为贵,它起源于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他是当时的医学权威,曾结集一些经验证为有效而科学系统还不能容纳的事实,用简短的语句表达出来,就成为西方最古的一部 aphorisms。其中也有涉及一般人生的:

技艺悠久而生命短促。

性格即命运。

我们不能在同一河流里濯足两回。

醒者共有一个世界,睡者各有一个世界。

听得见的乐调是和谐的,听不见的乐调更和谐。

像这一类活现在已成为一般人的口头语。罗马人崇实用而喜词令,所以格言隽语也很受人欣赏,姑译数例以见一斑:

民主国由人民统治,但是所谓人民并非乌合之众,而是团体的集合,团结的主力是尊法律,谋公益。

没有比所谓“平等”更不平等的。(以上西塞罗语)

国家愈腐败,法令愈滋章。恨我们所害过的人,这是人性。(以上塔西陀语)

到处都去过的人一处也没有去过。

小债成恩,大债成仇。(以上塞内加语)

要在愚人面前显得学问,在学问的面前就显得是愚人。

如果我们让妇女们和我们平等,她们马上就要占我们上风。(以上昆提利安语)

妻下于夫,这是平等婚姻的唯一路径。(马提尔阿利斯语)

一国的格言可以见出一国的国民性,罗马人最关心政治伦理,所以这方面的格言比较多。

北大小品

格言贵在简隽,在产生时就有两重目的:一是实用的,经验之语取便于记忆的形式,可以做生活的指南;一是艺术的,本是平易近人的道理,因为表达的方式简短而隽永令人一听到就觉得喜欢,类似一般文学作品的欣赏。它仿佛是一种敷着糖壳的药丸,药取其可医病,糖壳取其甘旨适口,使人乐于接受。普通讲道理的话,尤其是关于道德生活的,最易流于平板枯燥。格言隽语的长处就在把平常的道理说得不平板枯燥。世界各国的道德家言大半取 aphorisms 的形式,用意都在便于记忆与便于流传。最显著的例子是希伯来民族的“箴言”(见《旧约》)和中国的“贤文”。

格言隽语本来都属于随感录一类,但是就一般而论,随感录比格言隽语较长,尤其在近代事例中,也比格言隽语较易见出作者的个性。最早的例子要推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冥思录》,摘译数则如下:

我们所说所做的大部分都不必要,如果把这些抛开不说不做,我们就有较多的闲暇和较少的烦恼。因此,在每一时候,一个人应自问:“这是否属于不必要的一类呢?”他不仅要抛开不必要的举动,还要抛开不必要的思想,免得有不必要的举动跟着来。

甲替旁人做了一件功德事,就以为这是一种恩惠而居功自喜。乙不居功自喜,心里却仍把那人看成受患者,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丙连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做了就算做了,如同葡萄结实。结了实就不追究其它,正如一匹马走完了路程,一条狗攫获了猎品,一只蜂酿成了蜜,一个人做成了一件好事,并不要叫旁人来看,而只往下做另一件好事,像葡萄到了另一个季节就结另一批果实。

人们找退隐的地方就到乡下别墅,海边或是山里,而你也常存这个愿望。但是这样做就足见这种人最平庸,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自己作主,退隐到你自身里面去。一个人退隐到自己的心灵里去,比退隐到任何地方都比较清静,较不受尘忧俗累的侵扰,尤其是他的内心里如果有一种思致,省察那种思致就马上踏进完全静穆的境界。所以你要时常让你自己有这种退隐,时常更新你自己;并且你所想的道理须是简而要,每逢你回头去省察它们,它们就够把你的心灵完全洗净,把你送还到你须回去应付的事情上,丝毫不存一点不乐意的心情。

从这几个例子看,作者在心理原型上是属于“内倾”的一种,欢喜朝自己的内心里面去看。他的这部《冥思录》开头就说明白是“为自己写的”,本无心问世,所以不存客套,自言自语似地把心话说出来。这种作风已开近代日记体的先河,它的特点在切己或亲密,(intimate)后来在比较近代的随感录一类文章中日益显著。

(原刊1948年4月19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122期,署名朱光潜,收入《朱光潜全集》第9卷,1993年2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随感录(下)

——小品文略谈之二

朱光潜

人类思想和语文都逐渐由简朴而繁富,随感录一类文章的特色在简朴而隽永,所以古代人只要寥寥数语就可以了事。不过近代人也有一个特殊倾向,宜于在随感录方面发展,就是他们比古人较锐意求精巧,不惜钩心斗角雕章琢句,一方面炫耀自己的才智,一方面博取听者的惊心夺目。在欧洲,这倾向在第十七八世纪的法国最为显著,法国人承继拉丁的“清晰”的理想,思想最尖锐而语文也最灵活,思想尖锐的人们最容易窥探深心的秘奥,也最容易取刺讥或打诨的态度,本着这种民族思想与语文的特性,法国人比较会把一个道理或一种心情轻描淡写地表达出来,显得既委婉(elegant)而又有锋芒(pointed),在十七八世纪,法国社会在客厅里聚谈的风气很盛,一个人能否成功成名颇要看他在客厅里话谈得漂亮不漂亮,所谓漂亮并非指滔滔雄辩,而是指微妙精巧,耐人寻味,话不在多,却要实在能动听,这恰是随感录一类文章所要做到的,而法国人对此在客厅谈话中都有娴熟的训练,所以随感录在近代法国特别成功,法国人也替这类作品奠定了一个极恰当的名称,这就是 pensees, 意谓“所感想的”,提起这个名称,我们当然要想到帕斯卡尔(Pascal),在他以前,蒙田(Montaigne)已经写过一些近似随感录的文章,不过篇幅较长,归到“试字”(essay)一类较妥。帕斯卡尔才是法国随感录体裁的真正的典型,现在摘译数则以见一斑:

人愈有智慧就发现愈多的优异的人,平常人见不出人与人的分别。

莫说我没有新鲜话可说:材料的处置总是新鲜的,好比玩手球,你和我们玩的同是一个球,可是我把它摆布得比较好。

自然本色的文章风格令人惊而且喜,因为人本来指望看见一个作家,所发现的却是一个人。

克莉奥佩特拉(注:非洲皇后,叫几位罗马大将倾倒的)的鼻子如果短一分,全世界就会为之改观。

你为什么杀我?——什么?你不是住在河那边吗?朋友,你如果住在河这边,我就算是杀人犯,这样杀你就不公平;但是你既然住在河那边,而我是一个好汉,杀你就是公平。

人只是一颗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但是一颗运用思想的芦苇。要摧毁他,无须全宇宙都武装起来,一股气,一滴水,都够致他死命,但是在宇宙摧毁他时,人依然比摧毁者较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死,知道宇宙比他占便宜;而宇宙却毫不知道。

这无穷空间的无终寂静使我颤栗。

北大小品

第一流随感录的作者往往同时具备哲学家与诗人两重资格,帕斯卡尔可以为证,惟其是哲学家,才能看得高远也看得微细;惟其是诗人,才能融情于理,给它一个一个令人欣喜而且不易忘记的表现方式。

民主楼

和帕斯卡尔同时的还有一位拉罗什富科公爵,写过一部《箴言录》(La Rochefoucauld; Maximes),在随感录体裁中也久已成为一部古典。这是一位老于世故者,对于人性的较不光荣的一方面特别看得清楚,例如:

自尊心在一切谄媚者之中是最大的一个。

情欲往往产生和它们相反的情欲:贪吝有时生奢侈,奢侈也有时生贪吝;人有时强硬由于软弱,大胆由于怯懦。

我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忍受旁人的痛苦。

有些过失如果我们自己不犯,我们看到旁人犯了,就不会那样高兴。

伪善是罪恶向德行所致的敬礼。

多数人爱公正只怕是自己受到不公正。

人人都埋怨自己的记忆力不好,没有人埋怨自己的判断力不好。

我们太惯于对旁人作伪,结果对自己也就作伪了。

愚蠢往往保护我们不受聪明人的欺骗。

全书简直是一部性恶论,与一般道德家言是两回事。随感录一类文章本宜于在简洁中露锋芒,带一点刺讥的辛辣性容易显得干脆而生动。说坏话要俏皮容易,说好话要俏皮难,难在不落平凡,一落平凡,便失去这类体裁的长处。

随感录在法国最为发达,作者如林,伏尔泰(Voltaire)、香孚(Chamfort)和沃维纳格(Vauvenargues)都是所谓“以言语妙天下”的。较晚起的犹伯尔(Goubert)特别值得提及。他自己说过:“如果世间有人呕尽心肝要把一部书的话写成一页,一页的话写成一句,一句的话写成一个字——那就是我。”

英国方面随感录作者也很多。斯密斯教授(L. P. Smith)曾辑有一部选本,并且做了一篇论文介

绍。对这类文章有兴趣的人们可以问津于此。德国方面诗人歌德也是随感录的高手,此外为叔本华、尼采诸哲学家亦时有隽语。大约英国人重实际,随感录中世故语者多;德国人富于玄想,随感录中诗意哲理居多。不过这两国语言都比法文重拙,所以随感录这类体裁并非这两国人的特长所在。本文意在说明这类体裁的特点,不在穷溯它的历史,所以姑且从略。

培根说过,有些书是供咀嚼的。随感录主要是供咀嚼的书。虽是零篇断简,它们是长久涵养的结晶,读者须优游涵泳,有证于经验,有奖于心怀,才能吸收它们的好处。它们不是茶余酒后的消遣,也不是“锲而不舍”的正经功课。唯其如此,当你一气读下去的读品,它们颇像珍味杂陈,不免令人腻味。作者原不是一气写下去,读者也就不宜一气读下去,最好今日东取一鳞,明日西取一爪,有时间仔细玩索。它们可供咀嚼,却也只能当作小点心咀嚼。

(原刊1948年4月26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123期,署名朱光潜,收入《朱光潜全集》第9卷,1993年2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